

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私邪故能成其私

何氏曰聖人配天地而無疆奉覆載以無私以勞天下豈不以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同體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自後而人先之人皆取實已獨取虛形外而道存之又曰聖人以道為身而無身何私之有此其所以參天地而無窮歟○吳氏曰後謂卑賤在下先謂尊高在上外謂清靜無為存謂長生住世無私謂後其身外其身成其私謂身先身存聖人非欲成其私也而自有身先身存之效假設衆人有心成其私者言之則為能成其私也○李氏曰聖人不自聖故與天地合德○林氏曰聖人之脩身無容心於先後無容心於內外故莫之先而常存是以無私而能成其私此一私字非公私之私也若以為公私之私則不得謂之無容心矣此語是老子誘人為善之意及釋氏翻出來則曰真空實有真空便是無私之意實有便是能成其私

之意○河上公曰人以為私者欲以厚己也聖人無私而已自厚故能成其私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一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覆五

肝 江 危 大有 集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林氏曰此章又以水喻無容心之意上善者至善也謂世間至善之理與水一同水之為善能利萬物而何嘗自以為能順流而不逆不爭也就早就濕不以人之所惡為惡也以此觀水則近道矣幾近也○吳氏曰上善至極之善有道者之善其若水者何也蓋水之善以其灌溉澆灌有利物之功而不爭處高潔乃處衆人所惡卑汙之地故幾於有道之善幾近也○呂氏曰得天一之妙體道一之端全上善之功者莫過於水水者方圓疑釋俱協其宜是以聖人研其道法其善應變隨時如水之性或剛或柔或方或圓無可無不可故曰上善若水至人由一以貫道即道以會一故以水喻心以心造道且參同契言一者道

樞知白守黑彭真人所解皆爲一也蓋金液玉液爲金丹之道樞灌溉五臟滋溢三田漱咽則順下斡旋則汴流黃庭經言漱咽靈液災不干夫悉中有真一之水水中有一真一之炁是以華池爲上善之利源也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

何氏曰首句上善若水非徒以水爲善甚欲人皆似之與水相似俱備此善之上也若水者若道也故人之善居若水之於地水得地而流地得水而柔豈有挾其所居乎人之善心若水之於淵人無鑒於流水鑒於止水豈有失其本心乎人之善與若水之於仁則酌彼注茲豈肯以人從欲乎人之善言若水之善信則如潮之有時豈得自食其言乎人之善政若水之於治則如手中準道復高下其手乎人之善事若水之於能則能方能團豈不達權盡變乎人之於動若水之於時則時止時行豈不應機任運乎○李氏曰居善地利物也心

善淵容物也與善仁生物也言善信應物也政善治化物也事善能成物也動善時順物也

夫惟不爭故無尤

林氏曰上七句之善皆言有道之士其善

如此而不自以爲能故於天下無所爭亦無尤怨之者此即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解者多以此爲水之小善七故其說多牽強非老子本旨○何氏曰兼其數善又始此不爭終此不爭善之善者也誰能似之故無尤夫不善故有尤既善矣而不免於爭則亦有尤有善且無爭又何尤爲此若水之爲善而與道相似者歟○李氏曰水取柔和之義處下之義也利物無爭故無尤○吳氏曰夫惟有道者之上善不爭處上而甘處下故人無尤之者尤謂怨欲故欲上人者不免有爭心有爭則有尤矣

第九章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林氏曰此章只言進不如退故以持盈揣銳爲喻器之盈者必溢持之則難也不如不盈之易持耳已者勿盈之意也揣治也銳錕也治器至於極錕極銳無有不折不如不銳者可以長保○吳氏曰持捧之也已止也此章謂道不欲盈盈則易至於溢也不如已之而不使盈也鋒者不可以銳銳者則易至於剝而不可長保其銳矣盈之則不可長保其盈亦由是也○劉氏曰盈則必虛戒之在滿銳則必鈍戒之在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林氏曰富貴而至於金玉滿堂必不能長保居王公之位而至於驕盈必遺其欲故欲全其功保其名者必知早退乃爲天道功名名遂是隨其大小而能自全者故曰成曰遂若不知自足則何時爲成耶何時爲遂耶此四字須仔細看○吳氏曰世有金玉滿堂而不能守者何哉蓋因富貴而驕自遺其欲耳是以功名名遂身退乃合

天之道此言不可盈之也金玉滿堂謂富驕謂盈之者自遺由己所致非由乎人功成名遂謂貴身退謂不盈之者天之道虛而不盈故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李氏曰功成名遂身退戒盈勸謙之義○呂氏曰

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陸希聲曰持大器而滿盈雖懼之不如早止居大位而亢極雖憂之不如早退至於從赤松之遊泛扁舟而去亦明於持盈之義也○劉氏曰金玉必累戒之在貪富貴必淫戒之在傲功名遂必危戒之在不知止老子之言深欲教人非謂絕人事處山林者可以入道雖居富貴功名之域皆可勤而行之

第十章

載管魄抱一能無離乎專炁致柔能嬰兒乎何氏曰抱一無離子能守一亦守子也專炁致柔能嬰兒經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專炁者純氣之守也致柔至和不遷也此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之心也○林氏曰載猶車載物也嬰兒未有見聞則其氣專致者極也柔者順也能如嬰兒專氣致柔則能抱一矣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此老子設問語也蓋曰人能如此乎此下數句皆然○呂氏曰鬼強

者生之徒鬼壯者死之徒蓋鬼者屬於陽而喜於清虛鬼者屬於陰而好營擾蓋鬼者陽之賊也且鬼之為物喜人耽於聲色尚於浮華迷於昏寐馳騁遊走耗人精氣使人趨於死地形謝之後得以享其祭祀也是以聖人以神御炁以形制鬼法地之用安靜厚載鎮以不動陰鬼雖欲營動我念慮其可得乎故曰載管魄原其載之法則抱一無離之耳抱一者如鑑之合明明豈難於鑑乎猶恐載之不至故雖純

一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是謂不二乃能神全而不虧精用而不竭未嘗須臾離也故曰抱一無離乎且神不治則氣亂神治則氣不妄作矣至人善於調御專於精誠乳之以虛息之以踵純粹柔弱其養炁如

靈龜其養神也如嬰兒嬰兒含德之厚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故曰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李氏曰載管魄猶車載物之喻鬼好運動好馳騁好剛銳故曰管魄鬼屬陰陰盛則害陽情盛則役性能制伏者抱

一無離致柔無疵無為為雌無知使陰鬼不能肆其情至於鬼伏陰消則神靈性寂矣不用拘束自然不動如獲寶滿載而歸自抱一以下純是載管魄之義

滌除玄覽能無疵乎

何氏曰關尹子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故不敬玄妙之言心思玄妙者神愈傷此言濯去玄覽除心之瑕乃無疵也○呂氏曰外不為鬼所蕩內不為氣所使消滌思慮絕素情慾是謂玄覽夫玄覽者觀其妙而非目之所見除至真之外一切屏去表裏虛徹空洞自然靈府湛寂始能玄覽既能玄覽為玄覽礙玄覽亦除則無疵矣○李氏曰不見不聞塵淨鑒明○董氏曰夫玄妙之見不除是為

解縛滌除之迹猶存是為覺礙無疵則法
愛忘而能雙泯矣

愛民治國能無為乎

何氏曰黃帝書富國安民者鍊氣之法也
聖人以身為國以心為君精氣為民民安
國泰民散國虛心無為則氣和氣和則萬
寶結心有為則氣亂氣亂則英華散矣○
呂氏曰至人治身亦猶治國愛其民所以
安其國愛其氣所以保其身善愛身者以
心為君以血為臣以氣為民一其性養其
氣使充塞百關珍之調之使其自然又何
為之有治國治身義均一體○李氏曰不
動不搖道泰時清

天門開闔能無雌乎

何氏曰莊子有乎出有乎入出入而無見
其形是謂天門又曰其心以為不然者天
門弗開矣此言天門即玄門也一闔一闢
之變守靜守柔乃守雌也○林氏曰天門
者天地間自然之理也○倪氏曰天門者
乾也易謂之戶有開必有闔闔相為用

者也能無雌諸家皆作能為雌然以上文
例之曰能無雌乎是不欲其有疵也曰能
無為乎是不欲其有為也今日能無雌是
不欲其有雌也老子以柔為上宜欲雌者
而曰無雌蓋一於雌而無雌是能闔而不
能開也非天門也故發無雌之義欲以陽
濟陰也○諸本皆曰能為雌獨倪氏曰能
無雌然以上下文觀之不若無雌文意為
順或云雌靜而不滯於靜乃無雌也又曰
無雌乃無陰邪以問之也亦通

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何氏曰明白四達覺也照也能若無知則
覺而不照見而常寂所謂無知乃真知也
○呂氏曰性天朗徹光被四表洞燭八荒
實而若虛有而若無智周萬物而返智於
愚明並三光而歸於昧使人日用而不知
故曰明白四達能無知○林氏曰明白四
達無所不通而以無知為知則能抱一矣
○李氏曰出聰屏智和光同塵
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

謂玄德

何氏曰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聖人身
擬天地愛養萬物生者道畜者德雖生與
不生同雖為與不為同雖為器長與不長
同虛之至靜之極也玄天德也寧復有之
恃之宰之以累其通玄之妙德乎○李氏
曰生之畜之不有不恃不宰者忘其所自
也○吳氏曰生之者雖有所生而實無心
以生之故曰不有畜之者雖有所為而實
無心於為之故曰不恃如為官長者雖宰
夫民而實無心於長之故曰不宰此所以
為玄妙不可測之德也○林氏曰生之畜
之言造化之間生養萬物也造化何嘗恃
之以為有何嘗恃之以為能雖為萬物之
長而何嘗有宰制萬物之心如此而後謂
之玄妙之德此章之意大抵主於無為而
為自然

第十一章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
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

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李氏曰以輻輳較利車之用即總萬法歸心全神之妙也輻不輳較何以名車法不歸心無以通神較虛其中車所以運行心虛其中神所以通變故虛為實利實為虛用虛實相通去來無礙即上章載營魄之義也至於無物可載輻輳兩忘車復無也猶心法雙忘神歸虛也器與室並同此義○吳氏曰輻輪之輳也較輪之心也無空虛之處也埏和土也埴土之粘膩者有此車此器此室皆所以為天下之利也故曰有之以為利車器室皆以中虛為用故曰無之以為用人之實腹有氣所以存身所謂為利也虛心無物所以生氣所謂為用也故取此二物為喻也○林氏曰三者皆是譬喻虛者之為用車器室皆實有之利也而其所以為車為器為室皆虛中之用也以此形容一無字可謂奇筆○呂氏曰車以虛而運行器以虛而容物室以虛而四達引此三者詳言之貴乎以物喻已存

無守有焉故有則存乎器無則存乎道至人假有為之體鍊無為之神非有則無以施其利非無則無以致其用以形為存生之利以虛為致神之用有為則利於物無為則利於用○何氏曰有不能用有者形也以無而用有者神也較以一孔之虛而運三十輻之衆豈以車為車蓋以車之無處而用車也陶為坏如未治則敗速器固以埏成苟不虛其中物于何受豈以器為器蓋以器之無處而用器也宮室雖美塞以墻壁將焉用此升堂必自戶牖豈以室為室蓋以室之無處而用室也身也物也猶車器室皆形質之具也道也心也猶較牖等有神明之妙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不但先道而後器無形而有形而一器之中自具一道所以運斯器者人見其器之實有吾見其道之妙無則沖用虛通之中有不器於器者矣

爽馳騁田獵今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今人行妨
李氏曰發上章虛用虛其用則不為聲色眩故次之以五色今人目盲色聲味物皆是根塵一切世人皆受其盜惟有道者不受他瞞視聽言動非禮勿為則六賊化為六通矣○林氏曰目盲謂或視也耳聾或聽也口爽失正味也心發狂不定也行妨謂妨害德行也此五者皆務外而失內也○呂氏曰視色聽音嘗味皆為性真之累方嬰兒之未孩孰為聲色孰為滋味及其情實一開方知有青黑之色錦繡之麗隨物奔競不能徹視無色之色與盲何殊徹視者非謂外視於物見獨而已惟至人審其目者乃太乙之日月能於空寂之中收視返瞞神光瑩徹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又豈為五色之盲乎五音者何宮商角徵羽耳鄭衛鏗鏘使人耽樂蕩其真性損其靈聰不能返聽無聲之聲與聾何殊返聽者非謂外聆於彼獨聞和焉而已惟聖人察

第十二章

其耳者乃帝君之聽門能於大定之中徐以氣聽則天籟自鳴天樂自響或如金玉之聲或如琴瑟之韻一聞是音故外雖大風振海疾雷破山皆不聞也又豈為五音之所聳乎五味者何辛鹹甘苦酸耳烹麟

庖鳳食前方丈窮奢極侈使人舌端耽嗜無厭濁神穢真不能內嘗無味之味與爽何殊也爽者亡也內嘗者非謂嗜彼外味自嘗而已矣惟至人知其口者乃絳宮之朱淵是以餐沆瀣茹玉英飲金液吸瓊醴以灌溉其靈根也故曰淡然無味天人相

人視萬物為蟬翼親蒿蕪為餐蔬不汨於嗜慾以道自沖雖有難得之貨又安能妨其行乎○何氏曰莊子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癘爽超舍滑心使性飛揚意與此章同昔有

好畋獵者自謂此樂令人忘死豈非狂心之發有清且適市攫金者捕者問之則曰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此非妨行之貨此章言今字與莊子言使字皆物重而志反輕誘深而得反淺不知不覺被他役去莫知主宰人不知道以至於此爽字說差乃失也非爽快之爽○晁氏曰人能不耽耳目之娛縱口腹之美勿問有得決定無失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李氏曰為腹不為目者內境不出外境不入收視返聽○林氏曰腹內也目外也聖人務內而不務外故曰去彼取此彼上五者此道也○呂氏曰坤為腹以載物離為目以外視腹者有容於內受物以養其實

道悉沖滿故內全其精神也目者有見於外著於諸色亂其真宅也故聖人治其內不治其外求諸己而不求諸人也收視返聽復命還原去彼為目之神取此為腹之精故曰去彼取此○何氏曰快其情者疲

其神飾其外者傷其內故為腹則惟內而精神專一為目則外而目見心動物能引而去之者眾矣忘於目則光溢無極實其腹則中有所主取此者道也去彼者物也

第十三章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

呂氏曰寵辱者得失之常理幼身者性真之大患寵則繼以辱辱則生於寵夫美爵厚祿錦衣玉食固足以為寵然其來則喜其去則悲而辱亦多矣豈不驚乎故曰寵辱若驚身本無貴所可貴者性與命爾人本無患所可患者得與失爾故人之生也愆於寒暑涉於是非拘於林迫難於進退苟惟患得失於外物亦猶一身遺患於性真故曰貴大患若身○吳氏曰貴猶重也

貨財之富人以為大利反觀之則大患也故知道者不貴而貴之者於此而身焉身謂不能外之而自累也

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

呂氏曰且寵辱矣也豈非親權操柄折節汗顏善其言辭承暇俟便覲其提撕揄揚神交氣合哺糟啜醢言聽計從謂之寵乎既受其寵是處其執事之列唯恐其不寵也安得不為之下故曰寵辱若驚寵為下然寵者辱之本福者禍之因其寵之臨也高車駟馬峻宇雕牆佩玉鳴珂位躋極品澤及後昆無施不可既得之矣悅然若驚其辱之至也一旦恩弛幸衰浸潤之諧行焉朝吹噓而暮沙汰深責厚罰禍不旋踵遽夫矣凜然若驚是以一寵一辱如影隨形俱可驚也惟聖人則不為形役視寵為辱逃名棄世全身遠害齊毀譽一死生不營營於外不擾擾於內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回視寵辱得失豈能驚乎○

何氏曰何謂寵辱寵為下言名起謗隨是名為下官高身危是官為下寵即為下得乃為失言不待辱而知其為下也○林氏曰此即患得患失之意也

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

呂氏曰世之所貴乎大患若身者以謂人之生也天地同根萬物資其養小人則殉利士則殉名權勢雖殊為有身則一爾世謂無其身則無患是失老子之旨矣烏知至人所謂有身之大患者非謂忘形喪軀入於頑空也謂其逐物認己不體於道故也是以心如死灰形如枯木雖貴不辱雖辱無患外身以身為無身忘心以心為無心脫幻妄證真常遺照坐忘然後玉符保神金液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真不為有身之所病豈能為大患也哉○何氏曰何謂貴大患若身貴者重也身為大患宜重而不可輕也身小而患大身忘而禍息有由矣故曰耳目聲色為子留怨鼻口是喜

香味是怨身為惱本痛痒寒温吾拘於身知有大患然一受其成形未能使遽無徒患之何益聖人一言以蔽之曰外身而身存盡思夫形非我有名非我留我所生者從虛無自然中來結炁而成體也故我受形形亦非我形也寄之以為形示之以為相故得道之士外形骸以理自勝變化氣質勤習清虛超入無形之道則人之所患吾有所不患矣抑此身固為患之本而有身必有物所以為患之招也列子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其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者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為聖人乎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此言能不以身物為我有而天下公其身物則身可忘而患亦可忘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則可託於天下

吳氏曰天子之尊四海之富皆以身為天

下者也。知道之人愛惜貴重此身不肯以之爲天下寧不有天下而不輕用其身。夫惟如此乃可以寄託於天下。寄猶寄百里之命之寄託猶託六尺之孤之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所以唐虞之禪也。彼寵其辱以爲榮貴其大患以爲大利者鄙夫耳。何可付之以天下。○何氏曰有貴愛此身過於天下之大者此人必不以天下動其心乃可受天下之寄託。莊子道之真以治身其土直以治天下。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殉物豈不悲夫。此固有隋珠彈雀之喻。○林氏曰寄託二字便有天下不與之意。○董氏曰此章明去妄情而復正性也。謂遺寵則辱不及忘身而慮不至天下大物也。且不以爲累況於他物乎。

第十四章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林氏曰此章形容道之無迹夷平也希微不可見之意三字初無分別皆形容道之

不可聞不可見不可得爾搏執也三者夷希微也三者之名不可致詰言不可分別也故混而爲一者言皆道也。○吳氏曰夷謂平夷夷則泯滅無迹故視之不見希謂希踈希則間闊無聲故聽之不聞微謂微茫微則杳漠無形故搏之不得。希夷微三者雖欲究極言之而不可故混同無所分別而名之爲一。○呂氏曰夫無色之色使離朱子羽方畫拭目揚眉而望之弗見也無聲之聲使魍魎師曠方夜俛首側耳而聽之弗聞也無形之形使責育五丁持勇鼓臂竭力而搏之不得也目既無所施其明耳既無所施其聽形既無所竭其力則曰夷曰希曰微三者其名雖殊於道之體則一而已亦猶萬籟一風而異聲七竅同氣而用殊此三者皆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合而言之則混然膠合爲一雖有視聽搏摸皆不可得而分矣。其上不微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惚恍。

林氏曰不微不明也不昧不暗也上下俯仰之上下二字亦不可拘但言此道不明不暗上下求之皆不可見耳繩繩多也多而不可名其終皆歸於無物故爲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亦恍惚耳。○吳氏曰其上其下猶易言形而上形而下也繩繩續而不絕也復反還也無物指道而言復還返其初則歸於無物之道莊子所謂德至同於初是也道無物也故無狀無象然其狀其象亦非如物之有狀有象也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似有似無故曰恍惚。○呂氏曰夫形色之物皆有涯際唯道也先天先地亘古亘今散爲沖氣布爲太虛與兩儀並著而其明不耀忽焉處乎九地之下與无礫同隱而其幽不晦循環斡旋混成不間繩繩不絕不可以名稱不可以迹見德備不顯雖欲以物喻不可得也故曰其上不微其下不昧繩繩不可名復歸於無物。蕩然蕩然淵兮深兮不可擬議測度於無形中則有無狀之狀於無物中則有無象

之象謂其有狀則狀執云有謂其無象則象執云無故曰妙有不有真無不無恍惚惚縹緲氤氳有無莫定故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

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林氏曰迎之而不見其首無始也隨之而不見其後無終也執古之道言其初自無而出也以其初之無而御今之有則可以知古始之所謂道者失紀綱紀也道紀猶曰人紀猶曰王道之綱也○吳氏曰惟其惚恍故迎之隨之皆不可見古謂在先今謂在後有謂萬物之源皆出於道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古始者道也○何氏曰此章自執古之道以上極虛本無末乃言一有字于以見萬變雖殊可以執一御也道御而王大制不割皆以至无為宗也經曰執大象天下往蓋有不能御有而御有者无也言執者持此以往也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二

道德真經集義卷之三

軒江 危 大有 集

覆六

第十五章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吳氏曰士謂有道之士旁達曰通妙萬物者無所不通其妙也微而不顯其通也玄而難辯淵乎如水之深而不可測其中深不可測故強為之模擬其外之容以示人也下文七者是也○林氏曰此章形容有道之士通於玄微妙可謂深於道矣而無所容其識知惟其中心之虛不識不知故其容之見於外者皆出於無心故曰強為之容據兮以下乃是形容有道者之容自是精到○何氏曰士之為道也微妙而難窺玄通而不滯誰得而測識之既非情識所到雖名狀亦強耳故取譬如下文所云據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兮若谷渾渙兮若水將釋數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

吳氏曰豫猶皆獸名豫象屬猶犬子也象能前知其行遲疑犬先人行尋又回轉故遲回不進謂之猶豫冬涉川者怯寒畏四鄰者懼敵是以遲回而不進有道者不敢為天下先其容如此儼矜莊貌若客隨而不迎也渙解散貌若水將釋融液而不凝滯也數篤厚貌樸材未成器也曠空豁貌若谷虛而善應也渾黃濁貌若濁黃惡玄同不自潔也○何氏曰十二月與梁成民未病涉也此冬涉之難士之持重而豫者似之無易由言耳屬于垣此四隣可畏也士之慎密而猶兮者似之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士之不為物先而儼兮者似之水結成冰冰消反水士之於物無滯而渙兮者似之數兮若樸之未斷曠兮若谷之不盈渾兮若濁之受垢歷歷形容善士之道相似未易殫於言也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吳氏曰此承上濁之一字而設問曰孰能濁乎濁者動之時也動繼而靜則徐徐然